

論《切韻》支之脂微在閩南方言中的音韻層次*

林貝珊**

摘要

本文全面檢視閩南方言中古止攝字群的韻讀層次，注意其中反映《切韻》時期「支與之脂有別」格局的層次表現。中古止攝開口支之脂微四韻韻母，在現代閩南方言的讀音中已經大多無別（支[i]=之脂[i]=微[i]）例「奇_{怪,支}、棋_之、几_{茶,脂}、祈_微」，少數支韻字讀[ia][ua]者與支之脂微讀[i]韻不同，例如「騎寄蟻[ia]、紙徙倚[ua]」，學界共識為反映上古音階段的古歌部層次，非屬《切韻》中古音格局。是故，現代閩南方言一般被認為並沒有保存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早期「支與之脂有別」音韻格局，與現代閩東閩北「支與之脂」開口韻有別的現象，在本質上並不相同。然則，我們是否能因此就斷定閩南方言音系當中完全沒有反映《切韻》時期「支與之脂有別」的格局呢？經過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閩南方言雖然支之脂微四開口韻在形式上已經無別，但合口韻確實仍然存在形式有別、且屬《切韻》格局的「支與之脂有別」音韻層次，且其中微支同讀。由「微支同讀」、「成員均為三等、與一等無涉」等特徵看來，關於閩南方言「支與之脂有別」層次當中微支同讀的歷史來源，本文認為主要承襲自主流漢語的音韻格局，可以說是在兩漢時期「部分微歌部字合流」的基礎上，再接受了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台北市、臺南市及廈門閩南語的比較—兼論當地通行語 (*koiné*) 的形成」底下的博後計畫「從比較觀點看閩南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計畫編號 MOST 109-2811-H-007-505)的研究成果之一。此外本文於構思階段曾與吳瑞文及陳淑娟兩位教授交換意見，獲益良多，亦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使文中疏漏減至最低，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魏晉以後「古微歌部三等韻全面獨立分化」的格局所致。

關鍵詞：歷史語言學、比較法、層次分析法、支與之脂有別、中古音

一、前言

《切韻》音系支之脂三韻在現代方言的分合狀況、乃自上古韻部以降的發展軌跡，一向是研治漢語方言及漢語音韻史研究者們關切的重要議題。歷史文獻中相關的重要記錄，為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及陸法言《切韻序》：「支脂魚虞，共為不韻。」這些記錄共同呈現出公元六、七世紀時漢語南方「支脂有別」而北方無別的語言現象。

二十世紀以來前輩學者們關於該議題的研究成果，計有：周祖謨（1966: 369-370）分析空海《篆隸萬象名義》中所存原本《玉篇》音系，確認「支韻系」與「之脂韻系」分立，並指出「之脂兩韻系不分，為六、七世紀南方字書之共同現象。」董同龢（1959: 1041）則在分析了四個閩南方言音系後，指出閩南現代方言存在「魚虞」、「咍泰」、「支與之脂」這些重韻有別的音韻現象。何大安（1981: 203-214）則站在詩文用韻的角度上，提出南北朝時北方「支脂之三分」，南方則「脂之合流、與支有別」的看法。羅杰瑞（1988）觀察閩北政和話，認為閩北的早期層次確實具備了「支脂之三分」格局。梅祖麟（2001）則分別對閩語及浙南吳語支魚虞三韻做了層次分析與比較，指出吳閩的層次Ⅱ共同反映出南朝江東方言「魚虞有別、支與之脂有別」格局。吳瑞文（2005）分析吳閩音韻對應之內涵、杜佳倫（2011）分析閩語韻讀歷史層次，均指出止攝開口韻當中反映「支與之脂有別」中古層者，閩南已經無別、閩東閩北則仍然有別的現象。江敏華（2012）分析客贛方言支之脂開口韻，觀察到能夠和吳閩相應、反映六朝江東方言特色的「支與之脂有別」層次主要出現在贛語，客家話較為零星，但仍不能完全排除江東方言的成分。上述研究成果步步深化我們對《切韻》時期「支與之脂有別」現象在現代漢語南方方言中是否及如何呈現之議題的瞭解。綜而言之，這些成果共同描繪出漢語南方方言

除了閩南之外，大多存在中古音時期「支與之脂有別」音韻層次的事實。

然而，我們注意到層次分析工作事實上還可以更為細緻。上述諸家關於現代方言音韻層次的梳理，主要都集中在開口韻，甚少處理合口韻、亦不太觸及微韻字群。就閩南方言而言，其開口韻確實已經看不到「支與之脂有別」的獨立韻讀形式，但並不代表合口韻也沒有。學界目前論證共同閩語具備中古時期「支與之脂有別」音韻格局，乃首先以閩東閩北方音為證，將閩南相關現象推論為後續進一步的演變。我們現在如果能夠在合口韻中找到表現「支與之脂有別」層次之獨立韻讀，是為閩南方言的內部證據，便不必外求於次方言比較的外部證據，在推論上更顯直接有力。因此，本文欲全面分析閩南方言中古止攝字群的韻讀層次，以層次分析法檢視開合兩韻，著重觀察其中各類白讀音的表現，並推論其時間層次與歷史來源。在方言語料的選擇上，閩南方面我們捨棄掉因緊鄰閩西客語區而具過渡性質的閩南西片方言，僅就泉、漳及潮汕三區，各取兩點以資平衡；六方言點的調查材料分別出自：永春（林連通、陳章太 1989）、泉州（林連通 1993）、雲霄（雲霄縣志 1999）、漳州（漳州市志 1999）、汕頭（林倫倫、陳小楓 1996）、潮州（漢語方音字匯 2003）。

綜上所述，本文接下來的章節安排分別是：二、重要文獻回顧。三、利用同源詞整理中古支之脂微四韻的各組異讀對應關係，再以條件音變、聲母聲調等訊息加以配整成層。四、站在漢語音韻史的角度分析各層次韻讀的歷史格局並定位其相對年代。五、說明「支與之脂有別」的支微合口韻讀之歷史來源。六、結論。

二、重要文獻回顧

關於閩方言「支與之脂有別」中古音韻層次的探討，首先不能不

提到的是羅杰瑞（1988），該文首先指出閩東福州方言有一批支韻字讀[ie]韻，而之脂韻並不出現[ie]韻，此為支與之脂有別的證據；而閩北政和方言有一批讀[y]韻的之韻字，該韻在支脂韻中並不出現，故推論閩北方言最古老的層次中支脂之三分；以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該文將同源詞比較法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梅祖麟（2001）則在羅說的基礎上，從吳閩同源的角度切入，指出閩語「支與之脂有別」的白讀音可以分為兩個時間層次，除了秦漢上古音層次之外，還有一個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所說、代表當時南方音系的「支與之脂有別」層次。該文漂亮地結合了現代方言、詞彙史及語文學文獻等線索還原漢語中古音階段的方言面貌，邏輯嚴整度可謂擲地有聲。上述二文思考層面之深廣、獨到的學術眼光以及厚積薄發的研究方法皆影響後學甚深，後續凡論及閩方言「支與脂之有別」議題者都必定需要探討音韻層次的問題，例如吳瑞文（2005）、戴黎剛（2005）、袁碧霞（2014）、杜佳倫（2011; 2014）等，以下依次回顧其貢獻。

吳瑞文（2005）與本文議題相關的重要貢獻，在於首度針對閩南開口支之脂無別（均讀為[i]韻）的現象提出一條以共同閩語為起點的音變路徑： $*ie > i$ 。該演變路徑主要奠基於方言比較法（外部證據）、而收斂於系統空缺（內部證據），內外兼修、理據十分充足。文中先舉閩東（福州）的音韻證據來推論共同閩語時期乃「支與之脂有別」，故從原始閩語分化到閩南語階段可以說發生了 $*ie > i$ 這項「音韻創新」；另方面閩南語自身韻母格局上的系統空缺（閩南缺乏[ie][uo]，閩東均有）亦側面支持了該音變的可信度。

戴黎剛（2005）博論全面性地討論了閩語韻母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算是唯一談到支之脂合口韻及微韻的篇章，然而其結論僅止於羅列對應關係與定義文白層次屬性，對於多個白讀層次不同的歷史來源並未深究，故關於「支與之脂有別」議題的探討亦完全空白，與本文關連性較遠，本文對其音韻層次的看法也不見得完全同意。不過，

該文提到支韻開口唇音字「皮被糜」這組韻母應該和合口放在一起看，「因為閩語止攝該音類開合口的對應是一致的」（戴黎剛（2005：56）），這個看法本文是十分贊同的。

袁碧霞（2014）討論閩語支韻的歷史層次及其對應，所分析例字僅限於支韻開口字，不及之脂微韻及合口字等。該文重點大概在於統整手邊所有閩語語料並且釐清對應關係，並沒有深究現代閩方言如何或是否反映中古「支與之脂有別」格局問題的企圖，因此亦與本文關連性較遠。該文的優點主要在於條理乾淨清楚，能夠總和前人重要的研究成果，不過關於支韻的歷史層次並沒有什麼超越前人的說法。

杜佳倫（2011；2014）均探討閩語歷史層次與相關音變，前者主要著重各攝開口韻、後者則聚焦析辨閩南白讀[ə ㄢ/ue ㄤ]、閩東白讀[uoi/uɛ]、閩北白讀[o/yɛ]等這批一三等合口字（旁及相關陽入聲韻字）的歷史層次。杜文向來重視時間與地域來源的探究，（2011）說明閩語「支與脂之有別」白讀層次屬於南朝江東音韻特點，除了補充南朝詩歌「脂之相押」的文獻證據之外，更重要的貢獻是指出該層次具備「脂之、真蒸相應同讀」的音韻格局，亦稱之為「一三等同讀」格局。（2014）進一步分析合口韻，指出閩語有兩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歷史層次：一為「一三等同讀」，反映南朝江東方言的影響；另一為「一三等分立」，反映晉代北方漢語的影響。綜而言之，杜文精準把握住音系結構當中具備對稱或相互呼應的特點，此番獨到眼光誠為其重要貢獻。然而，（2011）文章並未討論合口韻、（2014）討論合口韻但並未提及「支與之脂有別」層次，是故閩語合口韻到底能否反映南朝江東方言「支與之脂有別」特色，此議題可說尚未定案。

三、閩南方言「支、之、脂、微」四韻的異讀及其對應關係

(一) 支韻

1. 支開

表 1：支韻開口同源詞表¹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刺 <small>n</small>	tsʰi᷑	tsʰi᷑	tsʰi᷑	tsʰi᷑	tsʰi᷑	tsʰwŋ᷑, tsʰi᷑
賜	sui᷑	sui᷑	su᷑	su᷑	sui᷑	s᷑
徙	su3/sua3 移動	su3 遷-/sua3~動	--	si3/sua3	sua3	--
知	ti1 齡-/tsai1~影	ti1 齡-/tsai1~影	ti1/tsai1	ti1,tsai1~影	ti1~曉,tsai1	--/tsai1~曉
池	ti2	ti2	ti2	ti2	ti2	ti2
箇	sai1/tʰai1~未	sai1~遷,tʰai1~未~	tʰai1~未~	sai1,tʰai1	sai1~酒	sai1/tʰai1~子
枝	ki1	tsi1/ki1	tsi1	tsi1/ki1	ki1	tsi1
紙	--/tsua3	tsu3/tsua3	tsi3/tsua3	tsi3/tsua3	tsua3	tsua3
施 <small>指~</small>	sul1/si1	si1	si1	si1/sual(遷海)	si1	si1
翹	tsʰi᷑	si᷑/tsʰi᷑	tsʰi᷑	tsʰi᷑ 魚~	ti᷑	ti᷑
碑	pil	pi1	pi1	pi1	pi1	pi1
皮	pʰi2/pʰə2	pʰi2/pʰə2	pʰi2/pʰue2	pʰi2/pʰue2	pʰue2	pʰi2/pʰue2
被 <small>~動</small>	pi᷑	pi4	--	pi6	pi4	pʰi4~曉
被 <small>棉~</small>	pʰə6	pʰə4~面	pʰi6~面/pʰue6 棉~	pʰue6	pʰue4	pʰue4~子
糜 <small>粥</small>	bə2	bə2	bə2	bue2	mue2	--
離	li6	li2 分~	li2	li6	li2	li2~曉~開
籬	li2	li2	li2	li2,le6 魚~	li2,loi2 魚~	li2
璃	le2	le2	li2	li2/le2	li2	--
晝 <small>黑</small>	lue3	li᷑/lue3~借	--	--/le3(曉人咒罵)	li᷑	--
荔	--/lui2(人名)	lu᷑	lei6	le6,la16	li4	li4
奇	ki2, kʰia1(單數)	ki2~怪, ki1~零/kʰa1~數	ki2/kʰia1~數	ki2, kʰa1 --著 kʰia1~數	kʰi2, kʰia1~數	kʰi2~怪

¹ 本文列舉語料均以國際音標標示。聲調方面標注「調類」，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音節末：數字「1、3、5、7」為陰調，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2、4、6、8」為陽調，分別代表「陽平、陽上、陽去、陽入」；若方言語料原文採用的調號標示方法與本文不同則按上述規則統一轉寫。涉及一字多音時，符合文白關係者，在兩讀音之間標以斜線「/」，「/」之前為文讀音、之後為白讀音。不符合或無法確定文白者，以逗號「，」分開，有時會在右下角加註彙環境。資料從缺者以「--」表示。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騎平	kʰi2/kʰia2~馬	kʰa2~馬	kʰi2/kʰia2	kʰi2/kʰia2	kʰia2	kʰia2~馬
寄	kia5	ki5/kia5	ki5/kia5	ki5/kia5	kia5	kia5
倚 <small>姑</small>	kʰia6	kʰia6	kʰia6 罷	kʰia6	kʰia4	kʰia4
義	gi6	gi5	gi6	gi6	ŋi4	ŋi4
蟻	gi6/hia6	gi1/gi5/hia4	gi3/hia6	gi3/hia2	hia4	hia4
稀 <small>角</small>	--	--	--/hia1 離~	hia1 離~	--	--
倚	i3/ua3(依靠) ua5(扶)	i3/ua3 相~	i3/ua3~近	i3/ua3	i3/ua3	i3/ua3

關於支韻開口字群的對應關係，先不計聲母及聲調的不同，整理起來共有 7 組，列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 2：支韻開口對應關係表

	泉系	漳系	潮汕系
(a)	[u]：賜徙 <small>文</small> 紙 <small>文</small> 施 <small>文</small>	[u]：賜	[u] _山 , [u] _潮 ：賜
(b)	[i]：刺 <small>n.</small> 知 <small>文</small> 池枝 <small>文白</small> 施 <small>白</small> 翅 <small>文白</small> 皮 <small>文</small> 被 <small>~動</small> 離奇 <small>文</small> 文 <small>文</small> 騎 <small>文</small> 寄 <small>文</small> 義 <small>文</small> 蟻 <small>文</small> 倚 <small>文</small>	[i]：刺 <small>n.</small> 徙 <small>文</small> 知 <small>文</small> 池枝 文白紙 <small>文</small> 施 <small>文</small> 翅 <small>文</small> 皮 <small>文</small> 被 <small>~動</small> 離奇 <small>文</small> 文 <small>文</small> 離 <small>n.</small> 被 <small>文</small> 奇 <small>文</small> 騎 <small>文</small> 寄 <small>文</small> 義 <small>文</small>	[i]：刺 <small>n.</small> 知 <small>文</small> 池施翅 皮 <small>文</small> 被 <small>~動</small> 離荔枝奇 <small>文</small> 義 蟻 <small>文</small> 倚 <small>文</small>
(c)	[ə]：皮 <small>白</small> 被 <small>棉~</small> 糜 <small>粥</small>	[ue]：皮 <small>白</small> 被 <small>棉~</small> 糜 <small>粥</small>	[ue]：皮 <small>白</small> 被 <small>棉~</small> 糜 <small>粥</small>
(d)	[e],[ue]：籬璃置 <small>白</small>	[e]：籬璃置 <small>白</small> 荔	[oi]：籬
(e)	[ai]：知 <small>白</small> 篤	[ai]：知 <small>白</small> 篤荔	[ai]：知 <small>白</small> 篤
(f)	[ia]：奇 <small>白</small> 騎 <small>白</small> 寄 <small>白</small> 倚 <small>白</small> 蟻 <small>白</small>	[ia]：奇 <small>白</small> 騎 <small>白</small> 寄 <small>白</small> 倚 <small>白</small> 蟻 <small>白</small>	[ia]：奇 <small>白</small> 騎 <small>白</small> 寄倚蟻 <small>白</small>
(g)	[ua]：徙 <small>白</small> 紙 <small>白</small> 倚 <small>白</small>	[ua]：徙 <small>白</small> 紙 <small>白</small> 施 <small>白</small> 倚 <small>白</small>	[ua]：徙紙倚 <small>白</small>

由上表可知，(a)(b) 多為文讀，與其相對的白讀分散在 (c)(d)(e) (f)(g) 等；而 (b) 也有少數白讀，相對的文讀為 (a)。考察 (a) 組出現的環境頗有限制（開口精系或精章系），又總是為文讀韻，出現環

境侷限且疊置次序較後，說明這組韻讀應該是特定聲母環境下的、後起的條件音變，因此 (a) 組韻母應是 (b) 這個前高元音[i]韻的條件音變，本文稱此音變為「舌尖化音變」；該舌尖化音變還可在之脂開口韻看到，故我們將在下文「脂微開」段落中統合討論。

至於 (b) 組，若將聲母的異讀訊息考慮進去，則 (b) 組中「枝、翅」兩例韻母可謂「文白同形」，意即「枝」聲母[k-]及「翅」聲母[ts^h-
泉漳/t^h-潮汕]所接的[-i]為一個白讀韻，與其相對的文讀韻也是[-i]，又可稱「異層同讀」現象。杜佳倫 (2011: 258-261) 已指出該異層同讀，認為該白讀層即「支與之脂有別」層次的支韻。關於閩南方言 (b) 組層次的表現及其歷史意義，我們將在第三節進行討論。

(c) 組此處看來只有唇音字，該對應關係還見於支脂微等合口韻（見表 4 及表 10）；有鑑於閩南方言唇音字的白讀韻母多半開合不分，此處的 (c) 組正與合口韻行為相同，二者可以合觀。本文認為該層次的相對時間亦屬六朝時期「支與之脂有別」層次，與 (b) 白讀層開合相應，相關討論請見第三節。

(d) 組只出現在來母字，環境侷限者需考慮音變的可能。本文認為該組表現的是支脂韻端來母字歸讀蟹攝四等齊韻的現象，理由有二：1.這批字出現的韻讀主要為蟹攝四等主流韻讀[e][ue]²，沒有出現不符合齊韻的韻讀組。2.這批字當中的「離、荔」二字，在《廣韻》中兼有寘霽兩音切，在方音中歸讀蟹攝、並且帶動同攝其他來母字一起歸讀蟹攝是有可能的。至於 (e) 組，支韻中例字偏少，又因涉及「荔」字，不免令人懷疑是否如 (d) 組那樣，也是一種後續歸讀齊韻的音變？然則由於底下二點理由，本文認為 (e) 組較難解釋為歸讀齊韻的音變：(1)「箇、知」韻書中目前缺乏齊韻又切；(2)「知白」為 ts- 聲母，

² 我們懷疑永春、泉州「荔」讀[lui²][lui⁵]者也是歸讀蟹攝四等韻讀的現象，[ui]韻亦不出泉腔齊韻系韻讀的範圍，而鼻化應為後起之音變。補充說明：此後凡談到《切韻》系韻目，除非特別指明，通常舉平以賅上去。

並不符合 t-, t^h-, l- 等端來母條件下歸讀齊韻的音變規則。因此，我們目前傾向將支韻中讀[ai]者與之脂韻中讀[ai]者合觀，認為這組韻讀自成一音韻層次，反映出支之脂無別格局，並且由於具備跨韻攝現象，其時間層次應劃歸魏晉以前的上古音層次。³ 關於 (e) 組的層次性質，第三節將再深入討論。

最後說明 (f) (g) 二組。(f) 組很早便得到學者注目，丁邦新 (2008[1983]: 180-193) 曾以這條音韻現象論證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年代為兩漢之交，⁴ 根據已知的上古漢語韻部發展史，可知「騎倚寄蟻」讀[ia]的年代必不晚於東漢，故 (f) 組反映的乃上古音歌部格局，此看法現已得到學界認可。與之相關的 (g) 組則近二十年來漸受到學者注意，主要的問題在於 (f) (g) 看似呈現條件分布（牙喉音為[ia]，非牙喉音為[ua]），但其中「倚」不符此規則，為牙喉音但讀作[ua]⁵。而在擴大檢視範圍後，更可知不只「倚」一字，同屬上古歌部也是牙喉音的「蓋、我、歌、可𠂇」亦有白讀[ua]的情形，可見

³ 閩南方言白讀[ai]韻者有跨韻攝現象，除了止攝「知箠荔」、「淳事駛裏師獅屎眉梨」等，尚有蟹攝「埋西犀墻臍」等，這批字源自上古佳之脂部，涵蓋二三四等，綜觀評估後本文將之劃歸魏晉以前上古音層次。韻母層次的分析結論誠然如此，但其中「知 tsai1」的塞擦音聲母卻展現出端知已分的中古音格局，跟[ai]韻劃歸上古音層次是否產生矛盾？本文的看法是，音韻演變也有以聲母或韻母為單位變化的情形，因此某詞彙聲母與韻母可能分屬不一致的時間層次，也是合理的。根據吳瑞文 (2012)，漢語史中的「端知分化」紀錄可上溯六朝，而閩南亦存在少數知系字白讀 ts- 者，例如「陣 tsun5/6」「知 tsai1」等，其塞擦音聲母有可能是早期端知分化音變遺留的痕跡。

⁴ 參考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2008[1983]: 180-193) 意見，由於東漢以後古歌部一批字便轉與古支部合流，因此閩語「騎倚寄蟻」這批中古支韻字白讀能夠反映出上古歌部低元音徵性，其形成年代必不晚於東漢以後，由此可推知閩語白讀音自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應該是在西漢末、東漢初。

⁵ 吳瑞文 (2007) 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將「倚」劃歸非軟顎音[-velar]，因此運行了紙類字 [-velar] 的音變規則故讀作[ua]。雖然關於「倚」字的歸屬及其音變路徑尚有可探討之處，但並不影響此文最重要的貢獻—檢證該組字群於共同閩語階段擬測為*iai 韵的合理性。詳情可參看吳瑞文 (2007: 272-277)。

(f) (g) 二組的關係並非條件音變，應分開視為不同的時間層次為佳。

杜佳倫 (2011) 從等第角度切入觀察，利用陰陽入相應的系統性，推論閩語應存在兩項「古歌祭元相應」層次，一為在牙喉音條件下閩南讀[ia/iã/ia?], 非牙喉音條件下讀[ua/uã/ua?], 例如「騎倚蟻艾鵝/健/獺」、「徙紙/線/熱」等，這批字主要為一三等；另一則沒有條件，閩南一律讀作[ua/uã/ua?]者，例如「倚蓋芥我歌可/炭寒/煞喝」等，這批字主要為一二等、少數三等。本文贊成杜文意見，是故上表 (f) 是「有條件分布」的古歌祭元相應層次，而 (g) 則涵蓋上述兩層次。

2. 支合

表 3：支韻合口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隨	sui2	sui2~便	--	sui2	sui2	sui2
髓	sui2 精~/tsʰə3	sui3 精~/tsʰə3	tsʰui3, tsʰue3	tsʰui3/tsʰue3	tsʰue3	tsʰue3
吹	tsʰui1/tsʰ ə1	tsʰui1/tsʰ ə1	tsʰui1/tsʰ ue1	tsʰui1/tsʰ ue1	tsʰue1	tsʰue1
垂	sui2/se6 軟~~	sui2/sə2 消 ~(消瘦) se2 罷-(閩究)	--/sue2	sui2/sue2	sui2	sui2
瑞	sui6	sui5	sui6	sui6	--	sui4
累~積	lui3	lui3	lui3	lui3	lui3	lui3
蕊	lui3	lui3	lui3	lui3	lui3	lui3
規	kui1	kui1	kui1	kui1	kui1	kui1
跪	kui6	kui4	kui6	kui6	kui4	kui4
為~行~	ui2	ui2	ui2	ui2	ui2	ui2
毀	hui3	hui3	hui3	hui3	hui3	hui3

支韻合口的對應關係單純許多，只有兩組，文白異讀也頗為明確，列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 4：支韻合口對應關係表

	泉系	漳系	潮汕系
(a)	[ui]：隨 隨 瑞 累 蕊 規 跪 為 毀	[ui]：隨 隨 瑞 累 蕊 規 跪 為 毀	[ui]：隨 垂 瑞 累 蕊 規 跪 為 毀
(b)	[ə]>[e]：吹 白 垂 白 隨 白	[ue]：吹 白 垂 白 隨 白	[ue]：吹 隨

在表 3 中，泉系方言（永春、泉州）「垂」字另有[e]韻讀法，此讀法應是泉系[ə]韻自然演變的結果，因為廈門這個以泉腔為底層而進一步變化的新興方言，其「隨、吹、垂」等字均顯示出文讀[ui]、白讀[e]的疊置現象，白讀[e]顯然是由泉系[ə]韻進一步演變的音讀。⁶ 參考廈門音，本文因此認為永春、泉州「垂」又讀[e]者乃[ə]韻進一步變化的結果。

廈門音	隨 sui2	隨 sui3/tsʰe3	吹 tsʰui1/tsʰe1	垂 sui2/se2	瑞 sui6
-----	--------	--------------	----------------	------------	--------

和支開口韻相對照，我們認為上表 (a) 組呼應的是表 2 的 (b) 組，彼此為開合口的相應關係。上表 (b) 組則與表 2 的 (c) 組及表 11 的 (d) 組相同，這群字可以合觀並論，我們將在第三節討論該層次之歷史意義。

⁶ 實際上，由於臺灣地區的閩南語亦存在頗多漳泉競合等音變或變異現象，學者們早前便注意到臺灣閩南語的泉腔（新同安腔）單元音韻[ə]>[e]、[i]>[u]的自然音變，由此提出了方言分區以及社會語言學的觀察視角，相關論文可參考洪惟仁（2009）及陳淑娟、杜佳倫（2011）。

(二) 之韻

表 5：之韻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子	tsui3	tsui3~女 /tsi3	tsu3	tsu3/dzi3 棋 ~	tsui3	tsi3
慈	ts ^h wi2	tsu2	tsu2	tsu2	ts ^h wi2	ts ^h j2
思	su1	su1, si1 相~	su1	su1 ~懶/si1	su1	si1
飼	su6/ts ^h i6~ 豬	su5~料 /ts ^h i5~牛	--/ts ^h 16	su2/ts ^h 16	ts ^h 5	sj6/ts ^h 16
津	--/tai3 油~	--/tai3 油~	tsai3/tai3 油~	tsai3/tai3(疑)	tsai3	--
土	su6	su4	su6	su6	su4	si4
事	su6	su5 故 ~/tai5~志	su6	su6	su6	sj4/sj6/tai 6
駛	su3/sai3	su5/sai5	su3/sai3	su3/sai3	sai3	sai3
痔	ti6	ti4	ti6	ti6	t ^h i3	--
治	ti6/t ^h ai2 痢	ti4/t ^h ai2 痢	ti6/t ^h ai2 痢	ti6/t ^h ai2~ 雞	ti6/t ^h ai2~ 雞	ti6/t ^h ai2
之	tsu1/tsi1	tsi1	tsi1	tsi1	tsu1	tsj1
止	tsi3	tsi3	tsi3	tsi3	tsi3	tsi3
痣	ki5	tsi5/ki5	tsi5/ki5	tsi5/ki5	ki5	tsi5/ki5
齒	ts ^h i3/k ^h i3	k ^h i3	ts ^h i3/k ^h i3			
市	ts ^h i6	si4/ts ^h i4	ts ^h i6	ts ^h i6	ts ^h i4	ts ^h i4
裏	li3/lai6	li3/lai4~外	li3	li3/lai6	li3/lai4	li3/lai4~外
李	li3	li3	li3	li3	li3	li3
耳	hi6~空	-- /hi4~仔	dzi3	dzi3 木~/hi6	zuu3	zj3/hj4
記	ki5	ki5	ki5	ki5	ki5	ki5
棋	ki2	--	ki2	ki2	ki2	ki2
喜	hi3	hi3	hi3	hi3	hi3	hi3
醫	il1	il1	il1	il1	ui1	ui1

之韻的對應關係整理起來有四種，列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 6：之韻對應關係表

	泉系	漳系	潮汕系
(a)	[u] : 子文慈思文飼文 土事駛文之文	[u] : 子文慈思文飼文 土事駛文	[u] 潮 : 子慈思 飼文土事文之耳文
(b)	[i] : 子白思白飼白痔 治文之止痣文白齒文白 市文白裏李耳文白記 喜醫	[i] : 子白思白飼白痔 治文之止痣文白齒文白 市文白裏李耳文白記 喜醫	[i] : 飼痔治文止痣 文白齒文白市文白裏文李 耳白記喜
(c)	[ai] : 淳白事白駛白治白 裏白	[ai] : 淳白駛白治白裏 白	[ai] : 淳事白駛治白 裏白
(d)	--	--	[ui] : 醫

《切韻》之韻只有開口一類。和支韻開口對照，上表只有 (d) 組不見於支韻，其餘 (a)(b)(c) 皆各與表 2(a)(b)(e) 組相同。上表 (d) 組除了之韻「醫」，還見於脂微韻開口白讀，例如「屁、微、肥、氣、幾、開」等，並且遍及漳泉潮三地；因此此處雖然僅潮汕有、泉漳闕，我們依然將之視為獨立的層次韻讀。

上表 (a) 組主要分布於精莊系、少數章系字，而不見於知系字，此分布基本上合乎文獻中所記載的「舌尖化音變」歷程，可視為 (b) 組的條件音變。至於 (b) 組，和支開口韻情況相同，裡面也含有「文白同形」的異層同讀現象，並不全然為文讀音，例如「痣、齒、市、耳」等。關於 (b) 組內文白異層同讀的現象及其歷史意義，我們將在下方「脂微開」小節末討論。

(三) 脂微韻

1. 脂微開

表 7：脂微韻開口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姿	tsu1	tsu1	tsu1	tsu1	tsu1	ts1
次	ts ^b u5	ts ^b u5	ts ^b u5	ts ^b u5	ts ^b u5	ts ^b 5
私	su1	su1/sai1 ~數錢	su1	su1/sai1 ~數(私蓄)	su1	s1/si1
四	su5/si5	su5/si5	su5/si5	su5/si5	si5	si5
師	su1/sai1	su1/sai1	su1/sai1	su1/sai1	su1	s1/sai1
獮	su1/sai1	su1/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遲	ti2	ti2	ti2	ti2	ts ^b i2	ts ^b i2
致	ti5	ti5	ti5	ti5	ti5	ti5
指	tsi3/ki3/ts ui3 尾~(無名 指)	tsi3/ki3/tsu3 尾~仔	tsi3/tsai3 手~	tsi3/ki3/tsai3(手 指)/tsin3~甲	tsi3/tsɔi3 +~	tsi3/ki3/tsɔi3, tsun3 俗
示	si6	si5	--	si6	si6	si6
屎	--/sai3	--/sai3	sai3	sai3	sai3	--
悲	pi1	pi1	pi1	pi1	pui1	pui1
比	pi3	pi3	pi3	pi3	pi3	pi3
屁	--/p ^b ui5 放~	p ^b i5/p ^b ui5 放~	p ^b i5/p ^b ui5	p ^b i5/p ^b ui5	p ^b i4/p ^b ui5	p ^b i4/p ^b ui5
眉	bi2	bi2/bai2	bi2/bai2	bi2/bai2	bai2	bai2
梨	li2/lai2	li2/le2/lai2	--/lai2	le2/lai2	lai2	lai2
利	li6 水 ~/lai6(鋒利)	li5/lai5	li6/lai6	li6/lai6(鋒利)	lai6	li4/lai6
地	te6~雷,tue6	ti5 土~(土地爺)/ te5~雷,tue5 天~	tei6	te6	ti6	ti6
几	ki1	ki1	--	ki3~祟	ki3 茶~	-
器	k ^b i5	k ^b i5	k ^b i5	k ^b i5	k ^b i5	k ^b i5
姨	i2	i2	i2	i2	i2/ai2	i2
幾~個	ki3~多/kui3	ki3/kui3~歲	ki3	ki3~同/kui3(多少)	kui3	ki3/kui3
機	ki1/kui1 布~	ki1/kui1 布~	ki1	ki1/kui1 布~	ki1	ki1
氣	k ^b i5/k ^b ui5 出~	k ^b i5 天~/k ^b ui5 出~	k ^b i5/k ^b ui5 噏~	k ^b i5/k ^b ui5	k ^b i5/k ^b ui5	k ^b i5/k ^b ui5
希	hi1	hi1	hi1	hi1	hi1	hi1
衣	i1	i1/ui1(寒衣)	i1	i1/ui1(胎盤)	i1/ui1 燒~	i1/ui1

脂微韻開口的對應關係約有五類，列成表格如下所示：

表 8：脂微韻開口對應關係表

	泉系	漳系	潮汕系
(a)	[iu]：姿次私 <u>文四</u> 師 <u>文四</u> 獅	[u]：姿次私 <u>文四</u> 師 <u>文四</u>	[ui] _油 , [i] _潮 ：姿次私 <u>文</u>
(b)	[i]：私 <u>自四</u> 遲致指 <u>自示</u> 悲比屁 <u>文眉</u> 梨 <u>文利</u> 几 <u>文几</u> 姨幾 <u>文機</u> 氣 <u>文希</u> 衣 <u>文</u>	[i]：私 <u>自四</u> 遲致指 <u>自示</u> 悲比屁 <u>文眉</u> 梨 <u>文利</u> 几 <u>器姨</u> 幾 <u>文機</u> 氣 <u>文希</u> 衣 <u>文</u>	[i]：私 <u>自四</u> 遲致指 <u>自示</u> 比屁 <u>文利</u> 几 <u>器姨</u> <u>幾文機</u> 氣 <u>文希</u> 衣 <u>文</u>
(c)	[e,ue]：梨 <u>白地</u>	[ei <u>要</u> , e <u>浦</u>]：梨 <u>白地</u>	[oi]：--
(d)	[ai]：師 <u>自獅</u> 屎 <u>白眉</u> 梨 <u>白利</u> 利 <u>自</u>	[ai]：師 <u>自獅</u> 屎 <u>眉</u> 梨 <u>白利</u>	[ai]：師 <u>自獅</u> 屎 <u>眉</u> 梨 <u>白利</u> 姨 <u>自</u>
(e)	[ui]：屁 <u>自幾</u> 機 <u>白氣</u> 衣 <u>白</u>	[ui]：屁 <u>自幾</u> 機 <u>白氣</u> 衣 <u>白</u>	[ui]：悲屁 <u>自幾</u> 氣 <u>白衣</u>

上表 8 的 (a) 組分布在精莊系字，與表 6 (之開) 及表 2 (支開) 的 (a) 組行為相同，都是 (b) 組在精莊章系聲母環境下的條件音變，本文稱此音變為「舌尖化音變」。該音變一定發生在文讀層，理由是：綜觀支之脂三韻舌尖化音變主要發生在開口精莊系、少數擴及章系的現象，基本符合漢語文獻記載的北方官話舌尖元音韻的發展進程。根據文獻記載：(1) 南唐朱翻反切顯示止攝開口精系字屬「資思韻」，其他非精系字為「脂微韻」。⁷ (2)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的「支思韻」包含止攝精莊章系字，「齊微韻」則包含止攝知見系字與蟹攝祭齊韻。由此可知，北方官話的舌尖化音變最晚五代已經開始，首先發生於精系字群、莊系次之、章系最後，而元代時知系尚未加入。現代閩南語料顯示出舌尖元音韻普遍出現於精系、莊章系次之、知系則闕如的分布狀況，基本上符合元代中葉北方官話舌尖元音韻的發展進程。由此可知，閩南方言的舌尖化音變應是受到北方官話的影響所致，並且時間層次晚於唐宋，因此是文讀層形成以後才發生的音變。

上表 (c) 組與表 2 的 (d) 組行為相同，為端來系字歸讀蟹攝四

⁷ 參照王力 (1982: 212-256) 及王力 (1985: 234-258)。

等齊韻的表現（請參照前文支韻開口段落的說明）。「地、梨」二字雖然在《廣韻》中只有脂韻系一讀，但在《集韻》中則兼有齊韻系音切；⁸ 浙南吳語「地」字也常見齊韻讀法，可見支脂開口端來系這批字在南方方音中常歸讀齊齊韻。至於 (d)(e) 二組，(d) 與表 2(e) 及表 6(c) 組同為[ai]韻，(e) 則與表 6(d) 組同為[ui]韻，我們認為 (d)(e) 是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這兩大層次的歷史意義將在第三節討論。

本小節末我們要討論的是之脂微及支開口韻的 (b) 組白讀層（表 2、6、8），該白讀層與文讀層形式相同且支之脂微皆無分別（皆為[i]）。吳瑞文（2005）首先透過閩東方言上推共同閩語為支與之脂有別，故閩南邏輯上應有*ie>i 的創新音變。⁹ 後續杜佳倫（2011）亦承其說，指出閩南雖然支與之脂無別，但由於閩東及閩北有別，因此 (b) 組白讀層反映的應是「支與之脂有別」層次；閩南支韻發生了主要元音高化音變（ie>i）因而與之脂韻合流為[i]，閩東閩北無此音變故支與之脂仍維持有別（支：之脂=[ie]：[i]）。¹⁰ 閩南、閩東、閩北的對應關係如下表所示：¹¹

⁸ 「地」字在《集韻》中有「徒二切」及「大計切」二讀；「梨」字則有「良脂切」及「憐題切」二讀。

⁹ 參照吳瑞文（2005: 184-187）。

¹⁰ 參照杜佳倫（2011: 258-261）。

¹¹ 表中閩東閩北的語料摘錄自杜佳倫（2011），而將原文的聲調標示改寫以與本文一致。

表 9：閩方言「支」與「之脂」的對應關係

	閩南（泉州）	閩東（古田）	閩北（政和）
支韻	i	ie	iε
刺	ts ^h i5	ts ^h ie5	ts ^h ie5
椅	i3	ie3	iε3
之韻	i	i	i
鼻	p ^h i5	p ^h i5	p ^h i6
市	ts ^h i4	ts ^h i6	ts ^h i6
脂韻	i	i	i
四	si5	si5	si5
粢 _{年糕}	tsi2	tsi2	tsi2

綜上所述，閩南方言支之脂開口[i]韻（即表 2、6、8 (b) 組）已經文白同形、且支與之脂無別，能夠判斷為「支與之脂有別」層次的主要依據，乃是經由親屬次方言間的比較而加以推定。以上為開口韻的狀況。本文認為閩南方言止攝合口韻中還留存「支與之脂有別」的獨立韻讀形式，此為閩南自身內部的音韻證據，與次方言比較這類外部證據，在性質上畢竟還是有所不同，值得論證。

2. 脂微合

表 10：脂微韻合口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醉	tsui5	tsui5	tsui5	tsui5	tsui5	tsui5
穗	sui6	sui5	sui6	sui6	sui6	sui6
帥	sue5	sue5	sue5	sue5	sue5	sue5
衰	sue1	sue1	sue1	sue1	sue1	sue1
追	tui1	tui1	tui1	tui1	tui1	tui1
墜	t ^h ui6~落去	tui5/t ^h ui5~落	tui6/t ^h ui6(拖)	tui6	tui4	tui4

	永春	泉州	雲霄	漳州	汕頭	潮州
		去	(陳)			
錐	tsui1	tsui1	tsui1	tsui1	tsui1	tsui1
水	--/tsui3	sui3 <small>雨 ~/tsui3~溝</small>	--/tsui3	sui3 <small>風 ~/tsui3</small>	tsui3	tsui3
遂	sui6/ts ^b ə6 ^找 ¹²	sui5/ts ^b ə5 ^找	sui6	sui6/ts ^b ue6 ^找	sui2	sui2
龜	kui1/ku1	kui1/ku1	kui1/ku1	kui1/ku1	ku1	kui1/ku1
季	kui5	kui5	kui5	kui5	k ^b ui5	k ^b ui5
位	ui6	ui5	ui6	ui6	ui5	ui6
飛	hui1~機 /pə1	--/pə1	hui1/pue1	hui1/pue1	hui1/pue1	hui1/pue1
癡	pui5	hui5~子 /pui5	--/pui5	pui3~仔,pui5 <small>秋~</small>	bui5	--
肥	hui2/pui2	hui1/pui2	hui2/pui2	hui2/pui2	pui2	pui2
微	bi2	bi2~風/bə1 <small>雨~,bui1(瞓著 眼睛)</small>	bi2 ,bui1(瞓)	bi2 ,bui1~仔笑	mui2	mūi2
尾	--/bə3	bi3/bə3	bi3/bue3	bi3/bue3	bue3	bue3
未	bi6/bə6	bi5/bə5	bi6/bue6	bi6/bue6	bi6/bue6	bue6
味	bi6	bi5	bi6	bi5	bi6	bi6
鬼	kui3	kui3	kui3	kui3	kui3	kui3
貴	kui5	kui5	kui5	kui5	kui5	kui5
輝	hui1	hui1	hui1	hui1	hui1	hui1
胃	ui6	ui1	ui6	ui6	--	ui6

脂微韻合口的對應關係約有四類，列成表格如下所示：

¹² 永春、泉州及漳州分別讀作[ts^bə6][ts^bə5][ts^bue6]、表「尋找」語意的同源詞彙，該詞彙的對應關係符合表 11(d) 組，教育部線上「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目前將此詞彙的用字定為「揣」，但在旁標示「替」表示為替代用字而非本字。本文亦認為「揣」字應並非本字，因其詞義在《廣韻》中為「度也、量也、試也、除也」，與「尋找」尚有一段距離。今贊同徐芳敏（2003: 76-82）意見，認為閩南語表「尋找」意的[ts^bə6][ts^bə5][ts^bue6]音本字為「遂」。

表 11：脂微韻合口對應關係表

	泉系	漳系	潮汕系
(a)	[ui] : 醉穗追墜 <small>文白</small> 錐水 <small>文</small> 白遂 <small>文</small> 龜 <small>文</small> 季位 <small>飛</small> <small>文</small> 癟 <small>文白</small> 肥 文白 <small>微</small> 鬼貴胃	[ui] : 醉穗追墜 <small>文白</small> 錐水 文白遂 <small>文</small> 龜 <small>文</small> 季位 <small>飛</small> <small>文</small> 癟肥 文白 <small>微</small> 鬼貴胃	[ui] : 醉穗追墜錐水遂 文龜 <small>文</small> 季位 <small>飛</small> <small>文</small> 癟肥微 <small>微</small> 鬼貴胃
(b)	[ue] : 帥衰	[ue] : 帥衰	[ue] : 帥衰
(c)	[i] : 微 <small>文</small> 尾 <small>文</small> 未 <small>文</small> 味	[i] : 微 <small>文</small> 尾 <small>文</small> 未 <small>文</small> 味	[i] : 未 <small>文</small> 味
(d)	[ə] : 飛 <small>白</small> 微 <small>白</small> 尾 <small>白</small> 未 <small>白</small> 遂 <small>找</small>	[ue] : 飛 <small>白</small> 尾 <small>白</small> 未 <small>白</small> 遂 <small>找</small>	[ue] : 飛 <small>白</small> 尾 <small>白</small> 未 <small>白</small>

上表四組看來存在若干互補關係，需要加以釐清。首先，(a) 組是與開口相應的合口文讀音，其中有「文白同形」的異層同讀，表現在非系、澄母及書母字上，其白讀聲母分別有輕重唇不分、端知不分及書母讀如章母的存古情形。再來，上表 (c) 組侷限於唇音字，其相對的白讀韻為 (d) 組，兩組的聲母均為重唇音。綜上所述，可以確定的是 (a) 組中的文讀層年代最晚，(c) 組亦較 (d) 組年代為晚。至於 (a) 組中的白讀層，由於「墜白、水白、癟白、肥白」的聲母型態偏早，讀音形式與表 8 (脂微開) (e) 組相同，上古韻部地位亦相似（多數古微部、少數古脂部），因此本文判斷此白讀層應與表 8 (e) 組相關，具有開合不分特徵，其時間層次應至少早於上表 (c) 組。關於 (a) 組白讀層的音韻特點及年代格局，我們將在第三節開口韻中一併討論。

至於只侷限在莊系字的 (b) 組，我們認為與 (d) 組有互補關係，在泉系方言中的條件為「是否莊系」（漳系及潮汕系並無條件區別），(b) (d) 二組可視為同一時間層次，亦可與表 4 (支合) (b) 組及表 2 (支開) (c) 組同觀，其歷史意義即為「支與之脂有別」的支合口韻，具體討論請見第三節。

三、閩南方言「支、之、脂、微」四韻的歷史層次析辨

茲將上述第二節開口韻的結論整理為下表 12（歸讀蟹攝四等韻者先不列入），以便分析各層次的歷史意義及相對年代：

表 12：止攝開口韻對應關係整理表

	支			之脂微		
	泉	漳	潮汕	泉	漳	潮汕
a) 精莊章	i u	i u	i u <u>氹</u> , <u>喻</u> _潮	i u	i u	i <u>u</u> _氹 , <u>喻</u> _潮
例字： 知文枝皮文離寄義蟻文 賜紙文施文						思白裏文悲文齒文市文私白指文屁文眉文梨文幾文 氣文衣文 思文土事文駛文耳文姿次私文師文
b)	i	i	i	i	i	i
例字： 枝白翅						痔癌白齒白市白指白
c)	ə	ue	ue	--	--	--
例字： 皮白被 n.白糜粥 ¹³						--
d)	ua	ua	ua	--	--	--
例字： 倚白						--
e)	ua ia	ua ia	ua ia	--	--	--
例字： 徙白紙白 騎白寄白倚						--
f)	ai	ai	ai	ai	ai	ai
例字： 知白箇						滓白事白駛白裏白師白獅白屎眉白梨白
g)	--	--	--	ui	ui	ui
例字： --						醫屁白幾白機白氣白衣白

由上表可知 a) 及 f) 為支之脂共有。a) 明顯為年代最晚的文讀

¹³ 根據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載，台語「糜粥」一詞除了漳腔[mue2]、老泉[bo2]、新泉[be2]之外，另台南高雄兩地亦有零星讀[muai2]者，按照本文推論，[muai2]的韻母可劃歸上古歌祭佳同讀層次，其演變路徑可寫作：*jar>*iai>uai/m_，屬於表 12、13 的 e) 組成員。也就是說，台語「糜粥」的數種音讀當中，[ue][ə,e]表現為中古支韻層次，[uai]則反映上古歌部層次。關於「糜粥」的[muai2]層次問題，本文原因語料不載而未能立論，後經審查人加以提點因而寫定，謹此誌謝。

層次，此層次包含受到近代北方官話影響的舌尖元音韻之音變，條件為精莊章聲母環境。至於 f) 組，我們在上文曾提過這組難以解釋為歸讀齊韻音變的原因，此外該組對應關係其實具有跨韻攝現象，例如「埋、西、婿、臍、犀」等，這批字分布於中古支脂皆齊開口韻，上古屬佳之脂部，涵蓋二三四等。從這批例字跨越了二三四等、等第分際並不清楚看來，該組讀音的時間層次應偏早，至少可上推魏晉以前三等韻尚未獨立分化出去的音韻格局。¹⁴

b) 組第二節的結論為「支與之脂有別」的開口韻層次，但事實上閩南方言由於支韻進行了主要元音高化音變 ($i>e$)，已與之脂韻無形式上的區別，僅閩東閩北仍然有別。本文要進一步指出，這項音變應只發生在開口韻，我們仍然可以在合口韻看到代表「支與之脂有別」層次的支韻獨立形式，即上表全為唇音字的 c) 組「皮_白被_{n.白}糜粥」以及下表 14 (支脂微合口) c) 組。前者這組字雖然在《切韻》中為開口韻，但由於閩地唇音字的白讀韻母多半開合不分，這組字的音韻行為顯然與支合口韻相同，故可以和表 14 的 c) 組並觀；至於表 14 的 c) 組內含脂微韻字卻仍可視為「支與之脂有別」的支韻層次的理由，與其中的脂微韻字全部來自上古微部有關（支韻則來自上古歌部），此格局反映出兩漢時期歌微兩部音近互通的歷史關係，關於該點我們將在下文統整合口韻時進一步說明。

- d) e) 兩組曾在上節討論過，應分為兩種不同時間的音韻層次。
d) 組還有「破、磨、蓋、芥、我、歌、可_小」等字，e) 組還有「蛇、鵝、艾、瓦」等字，均屬古歌祭部（e) 組尚有少數古佳部字），前者主要為一二等字，後者主要為一三等字。由不同的等第格局看來，後者 e) 組年代較早，可上推漢魏以前歌祭部一三等尚未分化的音韻格

¹⁴ 何大安 (1981: 319-324) 主張在漢語音韻發展階段上，魏晉與南北朝最好切開為兩時期看待，前者的特點在於繼承兩漢以來一三等韻漸次獨立的趨勢，而後者（晉宋之間）主要是劇烈的韻部重整，重整後已具備《切韻》基本架構，後續（南北朝後期）則為二等韻的分立。

局；前者 d) 組則是上古歌祭部的三等韻已分化出去、而二等尚未與一等分立的音韻格局，相對年代約為魏以後南北朝以前。¹⁵ 綜而言之，由於兩層次涉及的為古歌祭佳等部，因此中古之脂韻並沒有該層次韻讀的表現。

最後要討論的是 f) g) 兩組。上文曾由例字的韻攝及等第分布狀態初步判定 f) 組屬於上古音格局的音韻層次，可稱之為「古佳之脂二三四等同讀」。值得注意的是該層次沒有古微部字、也沒有合口字，故其核心特徵應為古佳之脂開口韻同讀。考察現代閩南方言語料，事實上不只「古佳之脂部」有同讀為 ai 的情形，亦有「古蒸真部」同讀為 an 泉漳/an 潮的現象，例如：等 tan3/tanŋ3、趁賺錢 tʰan5/tʰanŋ5、鱗鱗魚 lan2/laŋ2；由此可知這些韻部的同讀現象是在音系結構相同的條件下所發生的平行演變，音韻格局確實屬於上古音層次。我們現在想進一步考慮這些古韻部同讀的演變路徑為何？參考丁邦新（1975）對於主流漢語先秦至晉晉時代佳之脂三部擬音的意見，¹⁶ 本文推測閩地「古佳之脂」同讀的演變路徑大概既受到主流漢語韻尾弱化為-i 的影響，又有進入閩地後「介音脫落」、「高元音低化」等調整改讀現象。¹⁷ 因此，閩南古

¹⁵ 根據羅常培、周祖謨（2007）研究，上古歌部三等字在東漢以後分化出去併入兩漢支部，祭部則在魏以後一等字正式分立出去成為魏晉泰部，故古歌祭部一三等尚未分立的相對年代可定為漢魏以前。進入南北朝以後，根據何大安（1981）研究，魏晉歌部二等字在前期（南朝宋及北魏前期）分立為麻韻，魏晉泰部二等字則在後期（南朝齊及北魏後期以後）分立為央韻，故歌泰部一二等尚未分立的相對年代可定為魏以後南北朝以前。

¹⁶ 由丁邦新（1975: 238-240）結論可知，古佳脂之三部(*ig,*id,*əg)進入兩漢以後塞音韻尾均漸往弱化為-i,-ɪ的方向前進，不同僅在快慢有別：佳部最早*-ig(先秦)>*-ieɪ(西漢)>*-iei(東漢魏晉)，脂部次之*-id(先秦)>*-iəd(西漢)>*-ieɪ(東漢魏晉)，之部最晚*-əg(先秦兩漢)>*-əɪ(魏晉)；同時亦可見佳脂兩部主要元音由[i]複化為[ie, ieɪ]，之部則維持[e]元音。以上為丁先生對於主流漢語演進路線的意見。

¹⁷ 參考杜佳倫（2011: 305-307）結論，閩地上古層的音韻特點有：1.四等同讀無等第區別；2.上古前高元音 (*-i-) 與央元音 (*-ə-) 的舌根韻尾 (*-g/-k/-ŋ) 調整歸併於舌尖韻尾 (*-i/-t/-n)；3.上古高元音韻部 (*-i,-u-) 例如佳耕、脂真、侯東等均發生元音低化音變。4.歌祭元三部低元音受到舌尖韻尾的影響而衍生高部介音。其中前 3 點跟古佳之脂、蒸真同讀現象相關。

佳之脂同讀為[ai]的演變路徑大概可以寫作：

	先秦	西漢末東漢初	閩地調整音變	現代閩南
佳部	*-ig >	-iei >	-ei~εi >	-ai
脂部	*-id >	-iəd~iəi >	-əi~εi >	-ai
之部	*-əg >	-əg >	-əi~εi >	-ai

至於 g) 組，分布在中古之脂微韻，此外該白讀韻還見於合口微韻「墜_白瘞_白水_白肥_白微_疎」（即表 14 d) 組）、咍韻「開」、灰韻「碓、對、腿、催、碎」等，齊韻「梯」也可能屬此層次韻讀。這批字上古多屬微部、另有少數脂之部字，橫跨一三四等。就等第格局來看，此音韻層次的相對年代至少可以上推魏晉以前，屬上古音格局。此外，由於該層次例字絕大多數是古微部字，而古脂之部字在上古音層次中主要表現為 f) 組，所以我們將 g) 組的核心特色定為古微部，少數古脂之部字視為方音零星變體暫時存疑不論。關於閩南的古微部字群今讀[ui]的演變動因，從李方桂 (2001: 45-48) 的上古漢語擬音（微部*əd）較難看出端倪，而龔煌城 (2004[2000]: 233-239) 構擬的原始漢藏語元音*u 則頗能提供參考。龔先生將上古侯東部、侵緝部及微文部的原始漢藏語元音擬為*u，此元音在原始藏緬語中皆有保存，而上古漢語只在侯東部（即舌根韻尾前）保存，侵緝及微文（非舌根韻尾者）的主要元音皆已變成*ə。¹⁸ 受到龔先生此意見啟發，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古微部的主要元音到了上古漢語階段時演變為*ə，而其實際音值極可能仍略帶合口徵性，可寫作[əʷ]，如此可解釋「幾機氣衣墜瘞肥微開碓對腿催碎」等字在閩南語中演變為[ui]的理由，這條演變路徑可寫作：**ud>*əʷd>ui。這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何微部在上古音韻系統中舌尖

¹⁸ 參照龔煌城 (2004[2000]: 233-239)。

音 (*t-,*ts-) 字反而都出現在合口呼而非開口呼，¹⁹ 微部字變入中古《切韻》後以合口字居多的道理。

綜上所述，若我們將漢語音韻發展大別為「近代音」、「中古音」、「上古音」三大時期，分別代表「文讀層（唐宋以後的近代音格局）」、「中古層（兩晉南北朝以後至隋唐初的《切韻》格局）」及「上古層（魏晉以前的古韻部格局）」三大時間層次，則止攝開口韻的七個層次分別歸屬：1.文讀層：反映唐宋以後近代音格局的 a)。2.中古層：反映「支與之脂有別」南朝江東方言特點的 b) c)，以及反映歌祭部一二等尚未分立、而三等已分立格局的 d)。3.上古層：反映三等尚未分立，或與一等同讀、或與二四等同讀的魏晉以前音韻格局，即 e) f) g) 三項。

e) f) g) 屬同一大時間層次，而各自皆有不同的音韻特點，其特點分別是：1. e) 為「古歌祭佳一三等同讀」，佳部字偏少，故古歌祭部 (*ar,*ad) 同讀為其核心特徵，該層次在牙喉音聲母條件下有變體 [ia]。2. f) 為「古佳脂之二三四等同讀」，核心特徵反映上古音階段「之蒸、脂真」陰陽相應且佳脂之塞音韻尾弱化為-i 的特點，而在演變路徑上則帶有閩地方音特性。3. g) 為「古微脂一三等同讀」，脂部字偏少，故其核心特徵為主元音帶合口性質的古微部。茲將前述意見整理如下表 13 所示：

¹⁹ 李方桂 (2001: 45-46) 討論微部擬音時曾提到微部在上古音韻系統中特殊的分布現象：一般的狀況是開口呼可在唇、舌尖、舌根音等聲母後出現，合口呼只能在唇及舌根音後出現；然而微部的舌尖音字卻多半出現在合口呼。李先生疑心這類合口呼是受到前後夾擊（聲母 *t-,*ts-；韻尾*-d,-t）而後起的音變。現放在龔先生的系統看來，這類合口呼並非後起，而是原始漢藏語*u 元音的痕跡。

表 13：止攝開口韻的層次年代

層次年代	音韻格局	支	之	脂	微
I 文讀層	a)止攝三等文讀層	支=之=脂微[i] [i]>[ui 泉],[u 漳],[l 潮]/精莊章聲母			
II 中古層	b)c)支與之脂有別層次 d)歌祭一二等同讀	其他[i]<*ie 唇音字[ə 泉],[ue 漳潮]	[i]		
		[ua]	--		
III 上古層	e)古歌祭佳一三等同讀 f)古佳脂之二三四等同讀 g)古微部	*ar,*ad>[ua]/[-velar] *ar,*ad>[ia]/[+velar] *ig,*id,*əg>*ei,*əi>[ai] --	--	--	*əw'd >[ui]

再來討論合口韻，我們將上述第二節的相關結論整理為下表 14：

表 14：止攝合口韻對應關係整理表

	支			脂微		
	泉	漳	潮汕	泉	漳	潮汕
a)	ui	ui	ui	ui	ui	ui
	例字：隨隨文吹文垂文瑞累蕊規跪為			墜文痲水文肥文鬼貴胃醉穗追		
b)	--	--	--	i	i	i
	例字：--			微文尾文未文味		
c)	ə 莊	ue	ue	ə ue	ue	ue
	例字：吹自垂自髓自 --			飛自微自尾自未自遂找 帥衰		
d)	--	--	--	ui	ui	ui
	例字：			墜自水自痲自肥自微懿		

上表 14 中，除了 d) 組上文已討論過，其餘三組皆可與表 12 相互呼應，或相同、或為開合關係，茲說明如下：

上表 a) 組多為文讀音，其聲母型態亦偏晚，就韻讀形式而言，表 12、14 的 a) 組為開合關係[i]：[ui]，是年代最晚的文讀層。

上表 b) 組只出現在脂微韻，全為唇音字且聲母為重唇，韻讀形式則與開口 b) 組相同。本文認為兩表 b) 組的層次年代應該相同，因為：(1) 重唇聲母即文白異讀的證據說明了上表 b) 組的年代早於 a)、晚於 c)。(2) 上表 b) 組支韻無、脂微韻有的分布狀況，反映出「支與之脂有別」的格局，層次年代與開口 b) 組相同。總而言之，上表 b) 組除了展現「支與之脂有別」格局之外，還表現出「唇音字開合不分」、「輕重唇不分」的特色。

上表 c) 組出現在支脂微韻，然其中的脂微韻字皆源自上古微部，支韻字則皆源自古歌部。根據已知的漢語音韻發展史，兩漢時期的歌微兩部關係匪淺：古微部在西漢以後除了與脂部合併之外，另一條演變路徑是進入歌部，而東漢以後歌部三等字再分立出去與支部合併，此為中古支微兩韻的歷史關係。由此看來，c) 組獨立的音韻形式及其三等韻分布狀況，在止攝字群中可以稱之為「支與之脂有別」格局，而此格局和 b) 組一樣有「唇音字開合不分」、「輕重唇不分」的特色，時間層次顯然相近而略早。b) c) 二組不同的地方在於，c) 組韻讀代表的是「支與之脂有別」格局中的支合口韻，而 b) 組代表的則是「支與之脂有別」格局中的之脂合口韻；換言之同樣都屬「支與之脂有別」格局，然則微韻在 c) 層次中表現出「支微不分」特點，而在稍晚的 b) 層次中則表現出「脂微合流」特點。推論至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杜佳倫（2011）提出此層次的閩南支韻進行了主要元音高化音變 ($i\epsilon > i$)，本文贊同其說；在此想進一步指出的是，此音變應只發生在支開口韻，支合口韻並未進行這個變化，至於微合口韻則是唇音字群稍晚些也同受該音變的影響，因此，才會造成現代閩南各次方言的止攝合口韻仍然存在「支(微)：之脂=[ə_泉/ue_{漳潮}]：[i_{唇音}]」有別的層次格局。

綜上所述，我們從閩南方言內部層次分析的角度得到的結論為：閩南方言確實仍然存在中古音時期「支與之脂有別」格局的層次，即

表 12 c) 組及表 14 b) c) 組，其中 c) 為支韻（唇音字開合不分、輕唇讀如重唇、支微同讀），b) 為之脂韻（唇音字開合不分、輕唇讀如重唇）。由於 b)c) 兩層次共同具備了「唇音字開合不分」、「輕重唇不分」等格局，可推論其層次形成的年代相近，放在止攝合口韻的架構中來看，b)c) 早於 a)、晚於 d)，是故最合理的層次年代為中古層。綜而言之，b)c) 共同反映出中古音時期「支與之脂有別」的音韻格局。

底下我們將止攝合口韻所有的層次及其年代列成表 15 如下：

表 15：止攝合口韻的層次年代

層次年代	音韻格局	支	脂微
I 文讀層	a)止攝三等文讀層	支=之=脂微[ui]	
II 中古層	b)c)支與之脂有別 層次	[ə 泉],[ue 潭潮]	唇音文讀[i] 唇音白讀[ə 泉],[ue 潭潮] 其他[ə 泉],[ue 潭潮]
III 上古層	d)古微部	--	*əʷd> [ui]

四、閩南方言「支與之脂有別」的支微合口韻讀之歷史來源

上文分析止攝韻讀所反映的層次年代，確認了具備中古音格局的「支與之脂有別」主要分布在合口韻（開口韻有別者全為支韻唇音字，而由於閩地唇音開合不分，故可視為合口字），其韻讀形式為「支微：之脂=[ə 泉/ue 潭潮]：[i]」。本節想進一步確認此層次中支微同讀的歷史來源為何？與我們所熟知的「西漢以後部分古微部字轉與歌部字

合流」的歷史音變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已知閩南「支與之脂有別」層次中的支韻字上古源自歌部、微韻字上古源自微部。綜合前賢利用詩文押韻現象觀察主流漢語韻部發展的研究成果，例如羅常培、周祖謨（2007）、丁邦新（1975）、何大安（1981）等，可知古微部的發展脈絡概有以下三重點：1.先秦微部在進入西漢以後有兩條發展路線，一與歌部合流（例「火委毀」等），另一則與脂部合流（例「飛追對位歸」等）。2.與歌部合流者，進入東漢以後，帶三等性介音者再轉與支部合流（例「委毀」等），成為後來《切韻》的支韻字。3.與脂部合流者，則在魏晉以後以有無帶三等性介音為條件，分化為皆部（非三等）及脂部（三等），帶三等性介音的魏晉脂部，在南北朝後分立為脂微兩韻。與本節「支微同讀」相關的微韻字，即位於下表 16 切韻欄以網底標示的微韻行。

表 16：主流漢語古微部的歷史發展脈絡

先秦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切韻》
微部	脂部	脂部	皆部(124 等)	灰哈	灰
					咍
				皆	皆
			齊		齊
			脂部(3 等)	脂	脂
				微	微
	歌部	歌部(1 等)	歌部	歌	戈
		支部(3 等)	支部	支	支

古歌部的發展重點，則在於東漢時期魚歌支三部的大重整：古歌部三等字（例「皮離跪虧倚」等）轉與支部合併、而古魚部部分字（例「家下瓜華斜野」等）轉與歌部合併；前者後來成為《切韻》支韻字、後者為《切韻》麻韻字。這次重整基本上奠定了《切韻》魚麻歌支四韻的分野。與本節「支微同讀」相關的支韻字，則位於下表 17 切韻

欄以網底標示的支韻行。

表 17：主流漢語古歌部的歷史發展脈絡

先秦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切韻》		
魚部	魚部	魚部	魚部	虞模	模		
					虞		
				魚	魚		
		歌部	歌部	麻(23 等)	麻		
歌部	歌部			歌(1 等)	歌		
	支部	支部	支(3 等)	支			
支部			支部			佳(2 等)	佳
						齊(4 等)	齊

從主流漢語韻部發展的脈絡，推論閩地受到這些音韻格局接觸影響後可能的發展，本文認為現代閩南方言「支微同讀」的歷史源頭，其中「支微」兩韻相互發生關係的最早源頭，可追溯至兩漢時期先後發生「古微部入歌部」「古歌部入支部」的演變。然而，進一步細論「支微同讀」這批字全發生在三等、不見其他等第韻字的特徵，其實更符合魏晉以後的格局。參考何大安 (1981: 319-324) 意見，²⁰ 加上表 16 及表 17 的呈現，我們可以歸納出古微歌部等第演變的一致趨勢，為東漢至魏晉時期三等韻先行分立出去、南北朝時期其餘一二四等第才漸次分立完成；而其中，古歌部主要在東漢以後便發生一三等韻的分化演變，而古微 (脂) 部則要到魏晉以後三等韻才分立出來。因此，由閩地「支微同讀」三等韻與一等判然有別的格局看來，本文推論其所承繼的格局應為魏晉以後。

²⁰ 何大安 (1981: 319-324) 整體評論魏晉南北朝各階段的韻部分合，認為魏晉間的韻部分化「主要是繼續兩漢以來一三等韻漸次獨立的趨勢」；晉宋間變化較為劇烈，既有單純的一三等韻繼續分化、又有韻部的重整；南北朝前後期之間「分化的主要方向則是二等獨立」。

能夠與本文上述結論相互支持補充的是杜佳倫（2014）關於閩地「古微歌祭、文元同讀」層次的研究成果。根據該文的觀察分析，閩地「古微歌祭、文元同讀」層次可再細分為AB兩組，均有陰陽入相應現象。而AB兩組不同的音韻特徵為：A組主要為一等字、少數三等字，有條件分布；B組皆為三等字，並無條件分布，此B組實相當於本文c)組。為求清晰，下表18參考杜文語料並加入本文意見，列出「古微歌祭、文元同讀AB兩組」在閩南方言的具體情形：²¹

表 18：閩南方言「微歌祭 A」與「微歌祭 B」的韻讀分布

		微歌祭 A（多一等、少數三等）		微歌祭 B=表 14 c) 組（三等）	
對應關係	端精來	泉:漳:潮汕=[ə]:[e]:[o]	莊	泉:漳:潮汕 =[ue]:[ue]:[ue]	
	其他	泉:漳:潮汕=[ə]:[ue]:[ue]	其他	泉:漳:潮汕=[ə]:[ue]:[ue]	
陰聲韻	例字	端系：胎 _白 戴 _桂 袋 _白 代 _白 退 _白 短 精系：脆 _白 災 _白 啐 _{周歲} 罪 _白 坐 來母：儡 _白 脣 _指 螺 _白		莊系：帥衰	
		幫系：配 _白 背 _熬 培 _白 烘乾 見系：回 _白 過 _白 貨 _白 裸 _{米製食物} 果 _白 科 _白 禍 _白 火		幫系：皮 _白 被 _白 飛 _白 微 _白 尾 _白 未 _白 精系：歲 _白 髓 _白 遂 _指 章系：吹 _白 垂 _白 稅	
		對應 例字		泉:漳:潮汕=[ə?]:[e?]:[o?]	
入聲韻	例字	端系：奪		泉:漳:潮汕=[ə?]:[ue?]:[ue?]	
		精系：撮 _絕 雪 _暫		幫系：襪 章系：說 見系：缺月	
陽聲韻	對應關係	端精來	泉:漳:潮汕 =[ŋ]:[uĩ]:[uŋ]	泉:漳:潮汕=[ŋ]:[uĩ]:[uŋ,ŋ]	
		其他	泉:漳:潮汕 =[ŋ]:[uĩ]:[uŋ,uŋ]		
	例字	端系：斷頓損 精系：鑽算酸 來母：卵		精系：全拴 知系：轉 章系：穿軟	

²¹ 表 14 c) 組相當於杜佳倫（2014）的「古微歌祭、文元同讀 B」，稍有不同的地方在於杜文並未將莊系字「帥衰」計入，因此 B 層次沒有條件分布。本文聚焦觀察閩南中古止攝字群，認為「帥衰」應屬此層次，因此將本文觀點放入表 18 陰聲韻欄中，即「微歌祭 B」有條件分布。除此之外，表 16 入聲韻及陽聲韻的對應關係及其例字均摘錄自杜文。表中方框者為參差分見於 AB 兩層次的三等字。

	微歌祭 A (多一等、少數三等)	微歌祭 B=表 14 c) 組 (三等)
	幫系：門問飯 見系：管昏	見系：捲勸園遠襯衣袖

杜文認為 AB 兩類為對立的層次韻讀，二者的歷史意義為：A 層次具備「一三等不分」等第格局，反映南朝江東方言特色，而其中的一等字韻讀亦可能延伸至南北朝時代；B 層次具備「一三等分立」格局，反映的是晉代北方漢語的影響。²² 就 B 層次而言，杜文與本文推論閩南方言「支微同讀」現象主要是承繼了主流漢語魏晉時期音韻格局的結論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杜佳倫 (2014) 的結論基本上可與本文看法相互支持。杜文主要是使用親屬次方言比較法、著重結構性對比，而本文則使用層次分析法、務求閩南方言內部的音韻證據，二者切入角度不同而結論相似，可謂相輔相成。

五、結論

本文主要分析閩南方言止攝支之脂微四韻，重點在於找出反映中古音特色的「支與之脂有別」層次，證明閩南方言止攝合口韻仍然存在中古「支與之脂有別」的音韻格局。

關於閩南方言止攝的層次分析結果，請見下表 19、20。本文結論是：閩南方言雖然在開口韻中已經看不到「支與之脂有別」的獨立韻讀形式，不過仍然可以在合口韻中看到二者有別的韻讀層次，其中支微合口韻的成員均來自「古微歌部」，其歷史來源應承繼自北方主流漢語魏晉以後三等已與一等分立的音韻格局。而放在閩南止攝所反映

²² 在杜文系統中，南朝江東方言層及晉代北方漢語層均屬於中古音時期，而有南北地域之別。詳情請參考杜佳倫 (2014: 360-371)。

的各歷史音韻層次年代而言，「支與之脂有別」此層次格局在年代上早於文讀層 I 、晚於上古諸層 III ，故可以放在中古層 II ，為符合《切韻》時代的音韻格局。

表 19：止攝開口韻層次總結

止開	音韻格局	支	之	脂	微
I 文讀層	止攝三等文讀層	其他[i] 精莊章系字[wu 泉],[u 潤],[h 潮]			
II 中古層	支與之脂有別層次	其他[i] < *ie 唇音[ə 泉],[ue 潤潮]	[i]		
	歌祭一二等同讀	[ua]	--		
III 上古層	古歌祭佳一三等同讀	其他[ua] 牙喉音[ia]	--		
	古佳之脂二三四等同讀	[ai]		--	
	古微部	--			[ui]

表 20：止攝合口韻層次總結

止合	音韻格局	支	脂微
I 文讀層	止攝三等文讀層	[ui]	
II 中古層	支與之脂有別層次	[ə 泉],[ue 潤潮]	唇音文讀[i]
			唇音白讀[ə 泉],[ue 潤潮] 其他[ə 泉],[ue 潤潮]
III 上古層	古微部	--	[ui]

(責任校對：黃珮瑄)

引用書目

- 王力 1982,〈朱翹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冊3,北京:中華書局,頁212-256。
- ____ 1985,《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江敏華 2012,〈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中國語言學集刊》6.1: 157-176。
- 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05,《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____ 2007,〈共同閩語*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 263-292。
- ____ 2012,〈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六屆學術討論會暨漢語音韻學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頁372-391。
- 李方桂 2001,《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杜佳倫 2011,《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____ 2014,〈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層次分析〉,《文與哲》25: 329-376。
- 周祖謨 1966,〈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頁270-404。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

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主編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洪惟仁 2009，〈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台灣語文研究》3: 239-309。
- 徐芳敏 2003，《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
- 袁碧霞 2014，〈閩語支韻的歷史層次及其對應〉，《東方語言學（第十四輯）》1: 81-105。
-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 3-15。
- 陳淑娟、杜佳倫 2011，〈台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變異與變化〉，《臺大中文學報》35: 329-370。
- 福建省雲霄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雲霄縣志》，下冊，卷 36，北京：方志出版社。
- 董同龢 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 729-1042。
- 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漳州市志》，冊 5，卷 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戴黎剛 2005，《閩語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
- 羅杰瑞 1988，〈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 40-43。
- 羅常培、周祖謨 2007，《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龔煌城 2004，〈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13-241。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by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_____. 2008.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80-193。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 *Zhi* 之 : A Strata Analysis of Some Relevant Rhyme Groups in Southern Min

Bei-Shan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the reflex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zhi* 支 , *zhi* 脂 , *zhi* 之 and *wei* 微 rhymes in modern Southern Min, with a focu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zhi* 之 which descended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y Jiangdong dialect. Str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zhi* 之 in the closed-mouth group in modern Southern Min, while no such contrast exists in the open-mouth group. In addition , *wei* 微 frequently is the partner of *zhi* 支 which differs from *zhi* 脂 /*zhi* 之.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zhi* 之 descended from the identical finals of the archaic rhyme categories “*wei* 微 /, *go* 歌 /, *ji* 祭 and *wen* 文 /, *yuan* 元”.

Key word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method, strata analys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支 and *zhi* 脂 /*zhi* 之, Middle Chinese, Archaic Chinese

* Con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